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首次在上海大剧院举办夏季集训展演

上海六大文艺院团青年演员开启“夏练三伏”

■本报记者 王筱丽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和下属京、昆、沪、越、淮、评弹六家院团举办的“不负韶华——2020年上海戏曲院团夏季集训展演暨‘戏·聚经典’演出季”昨天正式拉开大幕。今年夏季集训将聚焦青年演员，六家院团复训的成果将首次以汇报演出的形式，于8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大剧院集中呈现。

查缺补漏，院团各出妙招

每年盛夏时节也是戏曲人在练功房最火热的时候，今年也不例外。各院团或通过组队形式互相切磋，或创新集训样式，激发青年演员的热情和最大潜能。京昆不分家。未来一个月，上海京剧院

与上海昆剧团将联动训练，强强联手不仅延续了打破文武行“壁垒”、提高乐队舞美专业技能的做法，还特别采用训练先分后合、汇报京剧同台，实现京昆互学合演。艺术家们将选取京剧《雁荡山》《盗银壶》《贵妃醉酒》《拾玉镯》，昆剧《十五贯》《玉簪记》《太白醉写》《虹桥赠珠》等10余出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传统剧目，为两大院团的青年演员们传道授业。

沪越大练兵。上海沪剧院特邀老艺术家特别指导青年演员的发声方法，同时结合沪剧唱腔特有的咬字韵味调整气息，为年轻人塑造人物打下扎实的基础。行当齐全、文武兼备的上海越剧团则开出了包括古装与现代、经典剧目与新编戏的折子戏教学戏单，并通过“分组PK制”提高演员的积极性。

淮评戏促功。上海淮剧团将借“梁伟平唱腔公开课”“名师一对一”教学以及经典剧目《杨门女将》复排在潜移默化中活态传承名家衣钵。为鼓励青年演员传承“红色基

因”，上海评弹团将启动青年演员复排、演出红色题材“传统菁华‘翻箱底’”作品的计划，其中不乏《江南春潮》《王孝和》等戏迷耳熟能详的作品。

练功房里的汗水成就舞台上的角儿

一年一度的夏训对于戏曲院团来说具有格外不同的意义，挥汗如雨的训练不仅是演员提升个人水平的最好方式，同时也是身体力行传承戏曲精神的佐证。“苦学、苦练、自我加压才能成就有灵魂、有血性、有本事、有品德的艺术人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寄语青年人。

“天大热，人大干。”这是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的口头禅。上海昆剧团夏训的传统到今年已经走过十年，谷好好每年总是带头走进练功房，与

团员们练在一起。“当角儿没有捷径，就是要练功流汗。”她说，“每年八月练功，练的就是一股精气神。对戏曲来说，唱念做打就好比是柴米油盐之于生活，不可或缺。”

去年，上海戏曲艺术中心积极响应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与苏浙皖地区的戏曲院团展开了联合集训。当被问及今年各院团集中展演的灵感，谷好好认为这与上海戏曲艺术中心长期以来对青年演员的培养与关注密不可分。“出人出戏出精品，人在第一位，为年轻人提供展示的平台就是希望给予他们信心，同时激励他们不忘初心，不负韶华。”

本月下旬，夏训展演暨“戏·聚经典”演出季就将登陆上海大剧院。六家院团的新秀将在首场综合性汇报演出里齐齐亮相。之后的京昆专场、沪评专场和越淮专场中，京昆合演《雁荡山》、越淮合演《杨门女将·探谷》以及沪评经典唱段演出都是值得关注的亮点。

■本报记者 董薇菁

浦江游轮上赏美景，听昆曲，醉入城市的夜晚；在“都市绿洲”听《剧院魅影》《巴黎圣母院》，看演出逛市集两相宜……户外演艺空间成为疫情发生后以来，上海文化演出和旅游市场主动“化危为机”的新探索。昨天，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快乐船长8号、上海儿童艺术剧院、上海保利大剧院、新天安堂广场、上海音乐厅广场首批六家户外演艺新空间获得正式授牌。

截至2020年上半年，上海演艺新空间数量已达60家。日前经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督查，49家单位顺利通过评测。在迈向“亚洲演艺之都”建设的道路上，这些演艺新空间的诞生与发展，激活了演艺市场的增值效应，也让艺术深深浸润着城市的肌理，焕发出城市生活的理想光泽。

户外演艺新空间，带动“文旅结合”空间规划创新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户外舞台使剧场既有的空间得到创新开发与利用，成为一条新出路。它不仅提升了行业协会督查，重建演出市场和观演关系，同时，也是剧院在突破传统演出形式方面的创新实践。”上汽·上海文化广场总经理张洁说，文化广场新开辟的户外演艺新空间可容纳400至1000人。7月11日至8月23日期间，推出持续七周、共计约28场主题多元的现场演出。文创市集，以及户外演艺新空间与永嘉路休闲空间乃至整个剧场南区的联动，打造一个融合文化、休闲、娱乐等多种艺术体验形式与生活方式的“都市绿洲”。

在黄浦江上，快乐船长8号携手上海昆剧团推出了全新的文旅融合产品——“浦江兰韵”专场。它将“非遗”剧种昆剧推广到旅游第一线，携程网站上售价368元的套餐销售火爆，市场反响很好。上海快乐船长游船公司总经理黄庆始终在思考如何打造出既传统又时尚的新业态，对单一的航线进行升级改造，进一步吸引更多游客。

“户外演艺新空间，有望成为上海文化消费领域的新亮点。”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说，它们的诞生和发展，在进一步拓展上海演艺经营思路的同时，也带动“文旅结合”空间规划的创新。结合室内演艺空间一年多来的成就与经验，两者将合力推动上海文旅产业和演出市场的繁荣发展。

“演艺新空间+民营院团”携手，烹制了一道道创新演艺产业的“私房菜”

2019年，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在全国率先制定了《上海市演艺新空间运营标准(试行版)》——“演艺新空间”新业态模式诞生！这些从商厦、酒店、书店、游轮、酒吧、咖啡馆、书吧等商业场馆中开拓出的“文艺绿洲”，逐渐成为城市演艺空间生态的多样化特征。

经过一年多的发展，截至2020年上半年，上海演艺新空间数量已达到60家，2019年演出超过6000场。其中，以水上大舞台、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为代表的16家演艺新空间，全年演出达到3500多场，占总场次的60%以上。

原创环境戏剧的到来，赋予消费与服务更多文化内涵，极大地满足了年轻消费群体的休闲与社交需求。《我只是个过客》《蝙蝠的回忆》《JACK的星空》等多部根据酒吧量身定制的环境戏剧，由沪上老牌民营话剧团上海现代人剧社打造，“演艺新空间+民营院团”携手，烹制了一道道创新演艺产业的“私房菜”。

“演艺新空间的诞生，是在传统剧场商演与社区剧场文化配送之外，走出了一条发展的新路子。”上海现代人剧社社长张余表示，全市300多家注册民营院团在这些演艺新空间中寻找到了艺术创作的新平台和新机遇。未来，凭借演出赋能的演艺新空间有望走上IP化的道路，成为一家家拥有品牌粉丝的“演出专卖店”。

上海首批六家户外演艺新空间正式挂牌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快乐船长8号、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等联手打造文商旅融合的「都市绿洲」

《繁花》盛开在上海的欲望记忆里

■本报记者 柳青

“我是阿宝，长远不见。”扮演“宝总”的胡歌在电视剧《繁花》的预告片里说出这句话，多少观众的一颗心落定，改编自金宇澄同名小说，由王家卫监制、导演的电视剧确定近期开拍，这一刻，书迷影迷都“等了长远”。

金宇澄的小说里，1990年代的记忆呼啸而来，如学者张屏瑾形容，“听到一声发令枪响，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冲向不可估量的人生尽头。”小说文本的想象所及之处，是30年前充满烟火气息的市井，影像化的改编要重建那些存在过的“海上繁花”，所以剧集尚未开机，剧组先在上海市民中征集旧物。“攒出去的浪头，压箱底的今朝”，自民间收集而来的旧物带着隐秘的私家记忆，生动地呼应着作家的修辞，“花瓣散落余馨，与土地发出郁热气息。”

在那个热情高涨的年代，欲望和奋斗都是坦然的

1984年，金宇澄结婚，设宴上海文史馆食堂，新娘子的礼服是亲戚从国外带回来的红色开襟连衣裙，款式简洁，剪裁线条大气，温暖明亮的朱红色，喜气也洋气。28年后，昔日文艺青年金先生成了年轻作家们尊敬的“老金”，写成《繁花》。又过8年，为了同名电视剧拍摄，他拿出压箱底的结婚礼服。

时光倒流三十年，上海的凡夫俗子们个个推着袖子加油干，相信“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梦想，那时的底色，真是一片热情高涨的红色。

1985年，靳羽西为了拍摄《改变中的中国》这档节目，第一次来到上海，当时她的身份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制作人。之后，上海举办首届国际电影节，“邀请几十个国家的电视人到这儿，电视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上海这座城市敢想敢闯的精气神就此给她留下深刻印象。1993年，她在友人的鼓动下

决定“去上海做生意”，丈夫听说她要去做化妆品时，惊呆了：“那里没人用化妆品，你卖啥给谁啊！”而靳羽西气定神闲：“他们现在不用，不等于以后不用。”如她所预料的，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开放之路，总是越走越宽，经济腾飞带动了审美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

在南昌路长大的麦女士看着东方明珠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地造起，她在老卢湾的黄金地段开起饭店。她像《繁花》里的李李，八面玲珑，长袖善舞，有几个类似“宝总”的能照顾她生意的蓝颜，也能顶着烫了一半的头发到店应付砸场混混。比起李李心底凄厉黑暗的秘密，现实中的麦女士活出了烟火烹炒的闹猛生气，拿得起放得下，在店里能紧盯油腻的后厨，卸掉老板娘的工作就出外到锦江饭店买最华丽的衫，当年的“九江路精品一条街”落地眼里是“南方一麻袋一麻袋来的货色”，“顶多去复兴路菜场穿穿”。陈先生记得1980年代谈恋爱那会儿，因为烫卷毛，穿太子裤，他被调侃是“时髦小香港”。他的阿姨给他带回来的名牌真丝领带，一根领带的价格抵一件皮夹克，他戴着大面积艳色的领带去希尔顿酒店喝咖啡，一杯咖啡要价50外汇券。如今他老了，翻出旧领带与儿子说风流往事，儿子却嘀咕：“太妖了。”

在那个物质和欲望的闸门乍开的年代，闹哄哄的一团，缤纷杂乱的色彩因为热腾腾的生活温度而不显俗气，“奋斗和放纵都是理直气壮的”。金宇澄把这些纷纷乱乱写进《繁花》，有阿宝与李李心意相通的一点温存，也有汪小姐和徐总在酒局中的油腻荒唐，作家不给出高高在上的价值高下判断或社会批判，他赋予这些断章以诗的意义：“人生是这样乱，这样无序，在城市生活中，在读者经验中，实在太多了，是我们每个人经历的真实实景，因此无意义就有了意义……”

一瓶时间酿的酒，到了该开瓶的时候

为了《繁花》拍摄，胡歌拿出家里的老缝

纫机。他回忆，那是母亲结婚时买的，“妈妈每天下班烧好晚饭，或者周末闲暇时，缝缝补补，做些简单衣服，还做了好多我的衣服。”年幼的他偷偷地踩缝纫机踏板，幻想自己在开小车。

更多人对1990年代的回忆，大概是像胡歌这样，没有江湖儿女的传奇，点点滴滴是沉淀在家常物件里的情分。

1994年秋天，谭元元在虹桥机场登上飞往旧金山的航班，她的随身行李里，带着一条妈妈织的钩花披肩。旧金山在夏天会刮强风，就连当地人都会抱怨“旧金山的夏天是最冷的冬天”，女儿孤身在外，母亲的牵挂一针一线织到毛衣里，谭妈妈去探亲时，行李里带的都是各种花样的手织毛衣，这些“妈妈手作”伴着谭元元飞遍全球的巡演，见证她从芭蕾少女成为一代名伶。

《繁花》里，金宇澄写承包分成的大手笔，“窗帘一拉，男人从公文包里掏出几刀青皮(百元大钞)”，也写兰兰和大妹妹这些新村少女扮靓的小心思。大江大河的大时代里，有人做弄潮儿，也有芸芸众生在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里打理人情世故，繁花的“繁”，大抵是这样。辞职的哲学教授炒股养家，太太做饭时总装满一摞四层的搪瓷大提篮，让丈夫用家用的饭菜笼络大居室里吃盒饭的“股票朋友”，因为每天筷子的分享，丈夫果然持续地获些股市的利好消息。亲戚从台湾带回日本技术的电饭锅，一大家子的七大姑八大姨都要来看西洋镜，家里主妇心疼电饭锅耗电，日常总不舍得用，要到逢年过节才珍重地拿出来……小说之外，诸如此类的市井人情故事，金宇



电视剧《繁花》海报。

澄是熟悉的，他以哀怜和幽默的心绪，写出了上海市民生活的悲喜，在充满张力的真实中，寻找到精神的自由和自在。这份超越于现实羁绊的飞扬精神，将是电视剧改编面临的巨大挑战。

1990年，王家卫完成《阿飞正传》，回上海探亲，他在花园饭店一楼的三越百货里，买了三瓶老字号沈永和的绍兴黄酒，是当时外销的“天女”酒。30年过去，《繁花》开拍在即，王家卫拿出了这些珍藏的老酒——是时候了，《繁花》这瓶时间酿的酒，到了该开瓶的时候。

演艺大世界——2020上海国际音乐剧节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进入“中期考核”

对创意的每一个细节精细校准，让音乐剧后浪奔涌

达技法，融会贯通风格和节奏，也使最初的创作热情能更理性地落地。除了台词脚本与音乐歌词等细节的修订，主创们更加审慎地对剧情线索和风格类型进行了取舍，使核心主旨与角色设定的重量与深度不断精进，作品逐渐显现出更加凝练和明确的个性和面貌。

开放包容的机制，让推陈出新的后浪继续奔涌

在筹措更多支持服务的同时，文化广场也在思考孵化计划未来如何做得更好。“演出一般都需要导师，作品作为敲门砖才能‘带人行’，但孵化平台只考虑才华和作品表达，给真正热爱舞台又缺乏机会的人提供了平台。”孵化导师胡晓庆认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开放包容和机会平等，是孵化平台最大的优势。

费元洪表示，除了提供基础的资金支持与沟通协调，平台还要为“后浪”构建起更完善的引导体系，汇聚行业中最好的资源与指导，帮助他们找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与一拍即合的合作伙伴。“我们始终认为年轻人的青涩不是缺点，恰恰是与‘年轻’同步的鲜活特征，这些年轻人的创作梦想，是接地气的，更是有力量、音乐剧行业推陈出新，需要更多年轻人的加入。”

■本报记者 吴钰

演艺大世界——2020上海国际音乐剧节中的重要活动板块“2020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昨日举行为期两天的剧本朗读会。历经近三个月沉淀，从147部投稿中脱颖而出六部原创音乐剧的创作者，从现场观摩的观众中听取真实评价与反馈，探索原创音乐剧未来的独特样貌。

发起人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表示，音乐剧市场正进入原创加速催化期，孵化平台汇聚年轻创作者的热情与创意，将为中国原创音乐剧带来不竭动力。“音乐剧是不断再创作的过程，作品无法一次成型，需要平台的细心呵护。孵化计划将对创意的每一个细节精细校准、打磨品质，经验丰富的导师带动‘后浪’创作者集体成长，期待好的作品源源不断地涌现。”

聚焦现实主义题材，探寻真实生活与个体情感的有力表达

纵观六部作品，剧情与立意都展现出现实主义题材特有的感染力和生命力，在对纷繁变幻的真实环境的思辨与

解剖中，寻找个体情感体验的回味与共鸣；《我听到了》讲述少男少女在关于生命的奇幻冒险中温暖彼此，重拾面对生活的勇气；《电台的最后一夜》聚焦35岁平凡女性的成长和生存状况，直指女性在工作、梦想、爱情和婚姻等各方面所面临的局限与偏见，寻找可能的突破口；《南墙计划》以一位年轻人“京韵布鲁斯”的音乐创想为切入点，谈论传统与传承、失去与拥有、父与子、新与旧之间的对抗与和解；《无法访问》选取密室逃脱的悬疑题材，展开对网络暴力的犀利批判；《你在哪里》将母女亲情中隐秘的拉扯羁绊置于剧情核心，讲述母女从互不理解到互相接纳跨越数十年的故事；《两个人的城》借由两个微小个体在疫情中的经历，捕捉人性最温暖的闪光瞬间……

孵化导师胡晓庆深受《电台的最后一夜》打动，“市场上很少有探讨35岁以上女性生活、情感、思想的作品，她们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压力，如何用乐观、诙谐、积极的方式去探寻生活的意义，是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孵化评审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陶辛表示，相比去年基于情怀、使命的首次尝试，孵化计划已经离音乐戏剧产品科学的、成体系的生产方式更近一步。“音乐剧是一种年轻的艺术形式，青年人写戏

给同龄人看，创作者和观众一起成长。今年入围的创作者依然那么年轻，但他们的专业起点平均比上一届高很多，戏剧的创意也有很大提升。”

技法和范式逐渐成熟，搭建行业工业化的基石

与最初投稿相比，将在剧本朗读会中呈现的作品几乎都经历了“拆散后重组”。《我听到了》创作团队有将近一半的情节桥段随人物调整进行了删改；“马达导师与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音乐剧实战经验，比如音乐和戏剧如何结合、唱词如何处理，我们冥思苦想许久的问题，一经点拨就豁然开朗了。”

“新的创作者需要经历法学习和范式成熟的阶段，才能摆脱类型化的影响，这是音乐剧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需要大量能够胜任类型化创作的人才，熟悉唱段设计和剧本搭配，才能期待天才的诞生。”孵化导师费元洪表示，孵化平台提供的系统化学习正是行业工业化的基石，创作者们经此才能走上更高的艺术台阶。

在第一阶段为期90天的孵化过程中，创作者与导师将精力集中于人物和立意的定位上，摸索最适合作品的表



(均音乐剧海报)